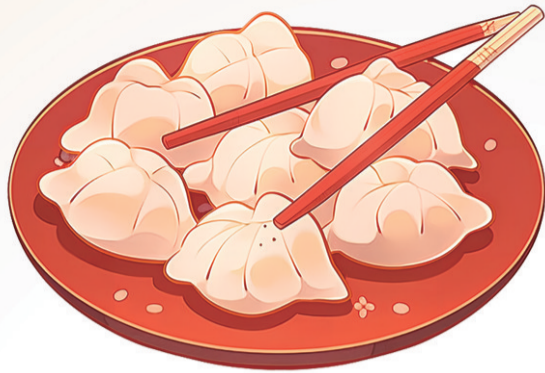


流年记

喜饺子

鲁从娟



距闺女结婚还有些日子，我就开始为结婚当日早晨的那顿饺子发愁。操办喜事我一点也不打怵，喜被不用自己缝制，家纺商场里，蚕丝被、羽绒被、大豆纤维被、棉花被应有尽有。家中布置所需的喜庆用品，去三站婚庆用品店铺里一站式购齐，还免费上门张贴布置。可就是包饺子这项大工程太让人犯难。割得起肉，买得起面，菜更是随手拈来，关键是人手、场地和锅灶的问题。

前年我二姐家的外甥结婚时，包了40斤肉的饺子。二十多位街坊邻居以及我们家所有女眷，半夜三更齐齐聚集到二姐家。院子里支起大棚，剁菜的剁菜，和面的和面，擀皮的擀皮，一派热火朝天的场景。真是人少好吃饭，人多好干活，几个小时后，二十多算帘饺子新鲜出炉，放在准备好的多层铁架上，层层叠叠，甚是壮观。八印大锅烧开水，能一下子煮两算帘饺

子。家住村里有院子，包饺子这事不算是难题。

我家住楼房，场地有限，锅灶更是问题。我和孩子爹商量，咱去快餐店预定一些油条、面鱼，或馅饼、煮蛋，再弄一些豆浆牛奶什么的，这样就可以少包一些饺子。我们俩为想出这个好办法而倍感轻松。过了几日，从村里婆家回来的爱人带来了否定的消息，说婆婆和村里的叔婶们都说，结婚当天早晨哪有吃油条的，还不被人笑话死，从老辈儿都是吃饺子。我们俩大眼瞪小眼，又重新陷入发愁的状态。

过了几日，二叔家的大弟带来了好消息，说西牟村有出租喜棚的，并且带有包饺子的所有家把什。我家孩子爹加了那人的微信，确定好喜棚的尺寸。

我们俩又下楼观察地形，看着楼下密密麻麻的车辆又开始发愁。楼下本来挺宽敞的，自从物业

么大，外面是大红的颜色，两头各有门，两面各有一排窗户，可以任意开关。里面那是相当漂亮，彩色的顶棚，四周是彩色幔帐，顶棚与墙壁交接处是一圈儿彩色流苏。两盏灯一打开，里面灯火通明，流光溢彩。我站在里面，恍然置身于内蒙古大草原的蒙古包里。不过，这个喜棚可比蒙古包宽敞多了。棚内，有四张大圆桌，一个案台，几十个凳子。还有一摞面板，一摞不锈钢大盘子，几把刀，一摞大盆，六个擀面杖，两把大笊篱，一口大锅，一个炉灶。盛放饺子的是二十几个木制托盘，边上有围挡，可以摞起来。

结婚前一天，前来帮忙的亲朋都是在家附近的饭店用餐，中午四桌，晚上六桌。结婚当日早晨的那一桌大餐，也是在饭店预定的，五点五十准时送来。还是那句话，除了包饺子，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难事。晚宴后，大婶率领众多的婶子和弟媳们来到了喜棚，连快八十岁的婆婆也加入其中。大婶一声令

下，几位身强力壮的婶子开始和面。大婶开始检查下午剥净的大白菜、洗好的大葱、刮好皮的姜，依然是厨师长的派头。然后把30斤肉倒进大盆里开始调馅。大婶说，今晚先放油、盐、味极鲜、十三香把肉煨着，葱末和白菜等包的时候再放。果然有两下子，记得我曾听一位宾馆大厨说，包子馅或饺子馅里的大葱要现包现放，不然放在肉里腌制久了会产生一种不理想的味道。

干到十点，告一段落。大婶吩咐大家赶紧回家休息，一点准时过来。婆家村离我居住的小区有六七里地，来回的真是折腾。我大姐二姐和弟媳没回家，说回去也睡不着，在我家沙发上迷瞪了一会儿，零点一过她们就下楼去喜棚剁白菜了。接着，大婶率领大部队也到了。我两个外甥媳妇、外甥女和大侄女也来了，我家邻居大姐睡眼蒙眬，也拿着擀面杖来助阵。剁菜的，揉面的，擀皮的，包饺子的——那热闹的局面，让我的心里既感动，又过意不去。

下了，几位身强力壮的婶子开始和面。大婶开始检查下午剥净的大白菜、洗好的大葱、刮好皮的姜，依然是厨师长的派头。然后把30斤肉倒进大盆里开始调馅。大婶说，今晚先放油、盐、味极鲜、十三香把肉煨着，葱末和白菜等包的时候再放。果然有两下子，记得我曾听一位宾馆大厨说，包子馅或饺子馅里的大葱要现包现放，不然放在肉里腌制久了会产生一种不理想的味道。

干到十点，告一段落。大婶吩咐大家赶紧回家休息，一点准时过来。婆家村离我居住的小区有六七里地，来回的真是折腾。我大姐二姐和弟媳没回家，说回去也睡不着，在我家沙发上迷瞪了一会儿，零点一过她们就下楼去喜棚剁白菜了。接着，大婶率领大部队也到了。我两个外甥媳妇、外甥女和大侄女也来了，我家邻居大姐睡眼蒙眬，也拿着擀面杖来助阵。剁菜的，揉面的，擀皮的，包饺子的——那热闹的局面，让我的心里既感动，又过意不去。

为了这顿饺子，我二姐感冒了也轻伤不下火线，熬夜加上操劳，以至于参加完婚礼就病倒了。我去看二姐，二姐猛咳一阵后，疲惫地说，等我们这帮肯吃苦耐劳的女人老了，结婚的饺子就不能包了，年轻人是不会半夜起来遭那个罪的。我说你就别替古人担忧了，现在也就农村办喜事还有包饺子这个讲究，人家城区里办喜事，帮忙的亲朋都是吃快餐，只包两碗饺子给新娘新郎吃。二姐又说，还是吃饺子好，饺子形状像元宝，寓意财源滚滚，外形圆满，寓意家庭团圆美满……

人世间

半瓶老酒

嵇维林

老周的儿子结婚那天，我忙得几乎脚不沾地。

从国企退休的老周为人厚道，一辈子没求过谁，如今家里办喜事，作为和他相交三十年的老伙计，我自然得顶上。

天刚蒙蒙亮，我就到了他家，帮着贴喜字、摆果盘，还参与他家的迎亲队伍。回来后，我又忙着引导宾客入座、分发喜糖。中午开席，我更是成了“机动人员”，后厨催菜、前厅补酒水、门口送客人，额头上的汗就没干过，嗓子也喊得有些沙哑。

老周被一圈人围着敬酒，时不时朝我这边望一眼，眼里满是感激。

忙到傍晚，最后一批客人走了，我才瘫坐在沙发上，浑身像散了架。

老周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老伙计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了，没有你，我这儿肯定乱套。”我摆摆手，笑着说：“跟我还客气啥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老周专门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他家一趟。

我以为他是要请我吃饭，乐呵呵地就去了。一进门，老周就拉着我坐在他家的沙发上，神秘兮兮地和我说：“昨天你特别辛苦，今天给你个好东西，来慰劳慰劳你……”

说着，他从怀里掏出用红布层层包裹着的，并小心翼翼地打开。我凑过去一看，愣住了——那是瓶白酒，酒瓶看着挺精致，标签上的字迹有些模糊，但能看出是瓶高档酒，只是瓶里的酒大概只剩一半，瓶颈处还沾着点酒渍。

“老伙计，你可别小看这半瓶酒，”老周的语气带着几分得意，“这是我前年过生日，我侄子从外地带回来的特供酒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喝，就喝了这么一点。昨天你忙前忙后，比我这个当爹的还上心，这酒必须送给你，表达我的心意！”

他把半瓶酒往我手里塞，眼神里全是真诚。我拿着那半瓶酒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
活了大半辈子，我还从没见过有人送礼物送半瓶或者半份东西的。尤其是这酒，都打开喝了一半了，我看着老周满脸的诚恳，心说这是整啥事呀。

我非常理解老周的为人，他一辈子在国企当干部，为人正直，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我左思右想，估计是老周觉得这是最好的东西，就真诚拿来送给我。可能在他眼里，这半瓶老酒的分量，比整箱茅台、五粮液的分量都重。他想着用自己最珍视的东西，感谢最亲近的老友。

“嗯嗯，是好，好东西！”我收起复杂的情绪，笑着把酒瓶握紧，“老周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，我得拿回去慢慢品尝！”

老周见我收下，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：“这就对了，这酒就配你这样的老伙计，才不浪费，我知足了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我手里拎着那半瓶老酒，心里反复思考。或许在旁人看来，这半瓶酒有些滑稽，甚至不合时宜，但凭老周的为人，这里面装的分明不是酒，是老周沉甸甸的情谊。

晚上，我独自打开酒瓶，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面而来。我倒了一小杯，慢慢抿了一口，醇厚的口感在舌尖散开。那一刻我觉得，这半瓶酒，比任何好酒都要香醇。

等喝完酒，我把空酒瓶也仔细珍藏了起来，它虽然不像别的酒瓶那样完美无瑕，却成了我众多收藏物件里，最珍贵的一个。每当看到它，我就会想起老周那天神秘又诚恳的样子，想起我们三十年的交情。

婚期的前一天，一大早去黄务蔬菜批发市场，批发了30斤肉馅，一包大白菜，一捆葱，一捆香菜，一袋50斤的面粉。买香菜时，犹豫了片刻，还是买了。起初，打算让我二姐当包饺子事项的“大僚”。我二姐在村里经常帮街坊邻居包饺子，多年来已经摸索出丰富的经验和精确的数据，多少斤肉，多少斤菜，和多少斤面，都门儿清。二姐说需要放少许香菜当青头。后来，婆家那边，又推荐出一位大婶当“大僚”。大婶七十多岁了，至今仍没退居二线，本家族谁家办喜事，包饺子的事宜都是她负责，调的饺子馅那是出名的好吃。我还没和大婶沟通，所以不知道大婶是否也需要香菜当青头。不管用否，先买一捆准备着。

结婚的前一天上午，安装喜棚的大车来了。车上下来一对夫妻，连同来帮忙的亲朋，一起把喜棚支了起来，又忙活拉电，接水管。喜棚比预想的要气派得多，有两间屋那

五点钟就开始煮饺子了。大盘大盘的饺子放在圆桌上，一次性的纸碗、筷子放一边，谁得空就赶紧吃。一拨人吃完，下一拨人上来。大婶的嗓门很亮，一边指挥煮饺子的，说煮两锅饺子就得换水，不然饺子会发黏。一会儿又指挥小婶把大敞盘里的饺子端起来晃一晃。大嗓门时不时地吆喝着：谁没吃饺子的赶紧过来吃——那架势，颇有领导风范。有大婶这个“大僚”，包饺子这项工程完美结束。

婚车接上新娘出发了。我下楼去喜棚看看。大婶正在吩咐大